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第一辑

韩松林 总策划

丁帆 主编

许志英文学评论选

许志英 著
王爱松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LTD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第一辑

韩松林
丁帆

总策划
主编



许志英文学评论选

许志英 著
王爱松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志英文学评论选 / 许志英著; 王爱松编.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ISBN 978-7-5594-0820-4

I. ①许… II. ①许… ②王…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4259 号

书 名	许志英文学评论选
著 者	许志英
编 者	王爱松
总 策 划	韩松林
主 编	丁 帆
特 约 编 审	张王飞
特 约 编 辑	黄 玲
责 任 编 辑	牟盛洁 王宏波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0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820-4
定 价	6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陈瘦竹文学评论选

陈瘦竹 著
周安华 编



吴奔星文学评论选

吴奔星 著
赵晋光 编



叶子铭文学评论选

叶子铭 著
汤淑敏 张光芒 编



许志英文学评论选

许志英 著
王爱松 编



曾华鹏文学评论选

曾华鹏 著
张王飞 编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第一辑

韩松林 总策划
丁 帆 主 编



陈辽文学评论选

陈 辽 著
李 静 编



范伯群文学评论选

范伯群 著



董健文学评论选

董 健 著



叶橹文学评论选

叶 橹 著



黄毓璜文学评论选

黄毓璜 著
徐晓华 编



丁帆文学评论选
丁 帆 著



朱晓进文学评论选
朱晓进 著



王尧文学评论选
王 尧 著



王彬彬文学评论选
王彬彬 著



吴俊文学评论选
吴 俊 著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第二辑
韩松林 总策划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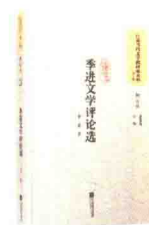
费振钟文学评论选
费振钟 著



汪政文学评论选
汪 政 著



丁晓原文学评论选
丁晓原 著



季进文学评论选
季 进 著



何平文学评论选
何 平 著

“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王燕文

副主任 徐 宁 范小青 韩松林

委 员 丁 帆 王 尧 王彬彬 朱晓进

李敬泽 吴 俊 吴义勤 汪 政

张王飞 张红军 施战军 贾梦玮

阎晶明

总 序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江苏不仅拥有一支强大的文学创作队伍,而且也同时拥有一批占领各个历史阶段文学批评潮头的中坚骨干。创作与评论两支劲旅携手并进,共同成长,双轮互动,比翼齐飞。这种文学景观是共和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彩虹现象。

为了较为全面地、历时性地呈现江苏当代作家队伍及其丰硕成果,2016年我们推出了包括陈白尘、胡石言、陆文夫、高晓声、张弦、庞瑞垠、赵本夫、储福金、朱苏进、黄蓓佳、范小青、周梅森、叶兆言、韩东、苏童、毕飞宇在内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16卷,该套丛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现今,为了展示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的阵容和成就,发扬江苏文学批评传统,加强文学评论建设,在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经专家委员会评审,江苏省作家协会与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决定联合推出《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此次共推出两辑,每辑10人,每人一卷,计20卷。

第一辑收入陈瘦竹、吴奔星、叶子铭、许志英、曾华鹏、陈辽、范伯群、董健、叶橹、黄毓璜10人。这批批评家大多成名于1950年代,并在1980年代进入学术巅峰期。毋庸置疑,他

他们是共和国文学批评界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们奠定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话语范式,同时参与了当代文学制度和研究领域基本格局的建构。他们在1980年代的厚积薄发,不仅进一步拓展了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疆域,更是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进行反思和转型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基础。这一代批评家在批评实践过程中与历史发展保持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回眸历史,他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的成就确实构成了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制度乃至当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学批评史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第二辑收入了丁帆、朱晓进、王尧、王彬彬、吴俊、费振钟、汪政、丁晓原、季进、何平10人的文学批评文章。在学术师承关系上,这10人所代表的历史代际与前述10人所代表的历史代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血脉联系。他们大多成名于1980年代,经过1990年代的沉潜、反思和转型,如今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和批评界的佼佼者。与前辈学者相比,他们在更为开放、多元的文化与文学思潮背景下接受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学术训练,所以在文学批评学术转型过程中,这批批评家成为先锋和中坚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总而言之,他们通过批评实践全面地反思、更新了当代文学批评范式中的主要问题,如概念、对象、方法和理论资源等。同时亦在相关研究中拓展并推进了传统学科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在跨学科的视界融合中完成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在价值体系、整体框架等层面的调整、重组和转型,并在文学评论研究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批判原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1980年代以来的四十余年中,他们以更为学术和学理的姿态,同时亦更为多元、丰富的批评方法与时代

文化思潮进行了全方位的互动。

此套丛书原则上采用了自选集的方式,即每一位入选的批评家自行选择自身批评历程中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入选文章主要是与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方面有关的批评和研究。考虑到有的批评家已经去世,或者身体欠佳难以胜任编辑工作,所以,陈瘦竹、吴奔星、叶子铭、曾华鹏、陈辽、黄毓璜 6 人的分卷由编委会指定专人来负责编辑。此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注重两点:一是原则上按照文章发表先后编排目录;二是保留文章公开发表或出版时的原始面貌。这样的编辑原则,不仅能够较为完整、细致地呈现批评家的成长历程和学术精进的内在轨迹,而且因为收录文章保留了真实的历史信息而具有了史料价值。总而言之,《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的问世,不仅宏观而细致地彰显了江苏几代批评家的学术成就,展现了他们对现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坛的学术贡献,而且为还原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和推进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史料建设保留了一份非常详实的历史记录。

此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黄小初社长、黄孝阳副总编辑的大力支持,责编汪旭、郝鹏、牟盛洁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7 年 6 月

目录

1	总序
1	我的治学体会
14	《觉悟》《学灯》《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的 终刊日期
22	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思想倾向
45	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
67	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
89	五四新文学反帝主题的初步形成
103	中国农村的面影 ——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管窥
124	“光赤式的阱”——革命加恋爱
140	历史与现实之间 ——二十年代历史题材创作片论
160	五四——“左联”时期散文发展的轮廓
173	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与人的文学
193	新青年——新潮社

234	中国人有一个说不完的五四
236	从现代小说的风俗画谈起
241	魂兮归来
	——读《梦生子》
246	增强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感
253	现代文学与文学现代化
272	评冯雪峰关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论述
290	继往开来
	——评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297	贵在适度
	——评《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
302	《中国现代小说史》后记
304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总序
307	关于现代文学两个十年的若干思考
312	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
320	当代文学前瞻
329	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

338	量变起点与质变起点
342	优秀作品与文学史
348	关于现代怀旧散文
355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
364	“在不疑处有疑”
371	编后记 王爱松

我的治学体会

一 广读书，勤思考，多写作

1988年12月到1993年5月，我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我经常讲到“广读书，勤思考，多写作”。

所谓广读书就是读书的范围要广，不能过分单一。鲁迅就曾经说过读书“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①我在《何其芳的三句话》中提到，我们刚进文学研究所的时候，所里召开座谈会。有人问何其芳：“如何才能提高文学鉴赏水平？”他说，认认真真地读一百部古今中外名著，你的文学鉴赏水平自然就会提高了。我觉得这是对这一问题最好的回答。文学鉴赏水平的提高主要不在于汲取空头理论，而在于遍览经典作品。经典读多了就会有比较，比较多了就会有新的发现。

但读书也要有相对的重心，不能过分漫无边际。以前大家都

^① 鲁迅：《致颜黎民》，《鲁迅书信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842页。

倡导“文理渗透”。我觉得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提法。过去的学者还有可能做到“文理渗透”，而在学问越做越细，朝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当下，人们已经不可能在文理之间纵横捭阖。我想相对可行的是“文文渗透”。而这也不能强调得过分。文包括文、史、哲、经、法，领域极其宽泛。能做到文史互渗就很不错。研究一段时间的文学，最好能够熟悉这一段历史。在历史大背景下返观文学，一定会多一份“如鱼饮水”的同情和理解。文史哲渗透很难做到。当然搞文学的人应该学一点哲学，但做到融会贯通则绝非易事。杂家一般读书都很广，能够成为杂家相当不容易。但像唐弢、黄裳这样读书十分广泛的杂家，也只是在文学、历史等少数领域里广泛而已。

读书有两种方法：精读和随便翻翻。精读是非常必要的。做学问一定要精读一些经典创作和理论。不精读原典，做学问不可能深，见解也不可能透。但一个人的生命非常有限，不可能什么东西都精读，有些东西只能随便翻翻。拿到一本书，翻一个小时也很有好处。

广读书的同时应勤思考。只有经过思想的反刍，死的知识才能变成活的思想，冰冷的材料才能变成温热的源泉，人们运用材料时才能左右逢源，发现别有洞天。整个读书的过程都应伴随着思考。随时随地的思考使学问步步深入。面对问题时如果思路打不开，就是因为思考不够。思考到位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一般说来，书读得多，思考就会深。但是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以后并没有多少思考，不能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还有的人书读多了只会“掉书袋”，瞧不起读书比他少的人。读书本身成了终极目的，成了炫耀的资本。

我们这代人读书是有很大缺陷的。比如我自己，二十多岁才真正开始读书，已经比较迟了，而且读的多半是所谓批判现实主

义，特别是俄苏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从1964年搞“四清”到1976年恢复业务，中间十二年只能读《鲁迅全集》和马、恩的著作。“文化大革命”十来年，大家都有耽搁，关键看耽搁在什么年龄段上。像我这样三十到四十之间的黄金岁月白白蹉跎掉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这辈人的知识结构有严重的欠缺，学问不可能做大。大师的涌现只能留到后来者。更加可惜的是，到了新时期原本可以认真读书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得不业务、行政“双肩挑”。根据我的体会，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双肩挑”。人的精力有限，在这方面花时间多了，在其他方面花的时间就相对少了。

广读书、勤思考以外还应多写作。写作是用文字形式把思考的成果固定下来。不写下来，思想永远只能飘忽、悬浮着。而且，写作也是对思想的整理、检验和反思，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才能发现思想的疏漏和不足，思考才有可能向前迈进。勤于思考而疏于写作，就会导致眼高手低。年轻人容易眼高手低，睥睨一切。但如果长期不写或少写，思考很难向前推进，往往会变成眼低手低了。

所以，文科学者首先要有相当的写作量，在相当的量的基础上追求较高的质，这应是一般的公理。胡适有两千多万字的著作，我的老师朱东润也有一千多万字，而现在写上几百万字就算十分高产了。杨义对我说他现在已写了六百万字，恐怕是很多的了。我自己的量太少，充其量也就是四五十万字。量太少当然有客观原因。当了五年副系主任，四年半的系主任。担任系主任的四年半时间里我一篇文章都没有写。但我对量多的人一直很尊重。南京大学中文系有个老师，许多人不同意给他提副教授、教授，但是我都为他讲了话，因为他的量很多。他以前被打成右派，1980年才来中文系工作，能出那么多成果相当不易。量多首先是应该肯定

的，在肯定的前提下提出他的问题，这样对一个人的评价就中肯了。有人不能全面看待一个人，紧抓住他的著作中某些常识性错误不放。但是孰能无错？就是名家也难免犯一些常识性错误。项楚在《古籍整理通讯》上纠正过许多敦煌学研究大家的常识性错误，有些人甚至连格律诗的标点都弄错了。你能仅凭这些错误就否定他们的成就？只盯着常识性错误实际上是一叶障目。后来那位老师的一部著作得了教育部社会科学二等奖，另一本著作得了江苏社会科学一等奖。事实证明他是位不差的学者。所以要多写、经常写、大胆地写，不要怕犯错误。

有的人做课题时会像摊大饼一样，把课题越扩越大，最终陷入材料的泥淖，什么也写不出来。我认为，当课题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应把已有的想法写下来。阶段性论文十分重要，它既是研究成果，也是下一步研究的起点和动力。而且，一个课题总要有个课题的范围，扩大一点是可以的，但无限扩大后就出不了成果了。我们专业有一个年青教师，他是国内最早研究自由主义文学的学人之一。他翻阅了自由主义文学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甚至看了顾维钧等人的回忆录。但是摊子越铺越大，最终漫汗而不知所终。这是十分可惜的。

广读书、勤思考、多写作，只有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学者。

二 “不疑处有疑”

胡适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这句话说得极好，可称作至理名言。做学问应该提倡怀疑精神，而且是在前人不疑的地方提出疑问。只有敢于怀疑和推翻那些所谓定见，学术才能生生不已。所以，学术的进步总是伴随着怀疑精

神。当然，怀疑并不是怀疑一切，提倡“不疑处有疑”更不是宣扬学术上的虚无主义。在学术上我们应该尊重名人。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总是有道理的；同时也不要迷信名人，像鲁迅说的那样，名人所说的亦未必多是“名言”。我们应在充分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理解前人的时代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怀疑和假设，进而缜密地证明这一怀疑和假设。这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俞平伯大胆地提出《红楼梦》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写的，而近两百年来人们很少怀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我听何其芳说，俞平伯的文学鉴赏能力极高，他首先敏感到《红楼梦》前后之间在文字水平、艺术风格上的巨大差异，进而对作者产生了怀疑，然后在此基础上考证出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作。这就是在“不疑处有疑”。前年，青岛大学召开“开创鲁迅研究的新局面”研讨会。我发言时说，鲁迅研究现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的鲁迅研究者缺乏怀疑精神，不能跳出既定的框框自由思索。开创鲁迅研究的新局面就是要提倡怀疑精神，对一些看似定论的问题重作考量。比如，“左”倾思潮对鲁迅究竟有多大影响？按照我的想法，鲁迅后期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很大。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文章。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实事求是研究的。但是许多研究者在鲁迅的独立战斗者形象面前畏首畏尾，不敢对此提出质疑，从而忽视了他逐步“左”倾的事实。更有许多研究者本着为贤者讳的善意，故意回避、忽略甚至否定一些基本事实。就像鲁迅从1928年到1932年每月拿中央研究院三百大洋，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但许多人就是不愿承认和面对。我想，关键不是急于否定这样的事实，而是深入思考：鲁迅如此桀骜的战斗者为什么会拿政府的津贴？为什么会一步步倒向左翼的阵营？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鲁迅